

小小说

梨熟时节

□胡正彬

农历七月底,老家的稻子就大面积黄熟了。稻子一黄,梨子也熟了。

李雪家独门独户地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村子周围挖了一圈水塘,水塘边上,爷爷用棠梨嫁接了十棵梨树,李雪记事的时候,这些梨树都已是参天大树了,年成好的时候,每棵树能结几百斤果子。

李雪家的果树,完全是自然生长,不剪枝、不打药、不施肥,能结多少结多少。

梨子成熟的日子,李雪跟弟弟基本不喝水了,渴了就吃梨子。

前后村的邻居,不管谁路过,爷爷都诚恳地邀请他们来吃梨。

大家也不客气,自己爬树上,拣最大的摘了,在衣服上擦擦,坐在树上吃,吃饱了,再拣大个儿的,装满两个裤兜,捎回家。

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会回来,李雪和弟弟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爷爷精瘦灵活,70多岁时,还能爬树,李雪也想爬树,爷爷不让:女孩子就要像女孩子的样子。

爷爷也不让弟弟上树摘梨子,爷爷说梨树枝子很脆,看着很粗,其实经不了多重,稍不留神,就把树枝踩断了,树枝子断了是小事,人掉下来就坏了。

午饭,周围好几个村的孩子们,都拿着竹竿来李雪屋后的梨树下洗澡。

说是洗澡,没人的时候,他们就伸出竹竿敲打低处的梨子,梨子掉到水里,他们就扎猛子摸出来,踩着水吃了。

每到中午,爷爷都会搬着他的靠椅,靠着梨树打盹儿。

爷爷不是舍不得孩子们吃梨子,只要他们来,爷爷都会主动邀请他们上来摘梨子吃,爷爷害怕孩子们在水里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担不起责任。

爷爷一去,小孩们就一哄而散了,他们不好意思上树摘梨。

割稻子的时候,大家都忙开了,也没人来

吃梨子了,再不摘,梨子就会自己掉下来,摔得稀烂。

这时候,爷爷每天要摘两篮梨子,挑到街上去卖。

街上亲戚熟人多,半卖半送,挣不了几个钱。爷爷其实是不想浪费了这么好的果子。

李雪在乡里上初中的时候,每星期回一趟,梨子黄熟的时候,每次去学校,爷爷都要给李雪拣最好的梨子装一兜子,叫李雪拿到学校跟同学们分享。

高中在县城上的,一个月才能回一趟,梨子黄熟的时候,爷爷就背一袋子最好的梨子,给李雪送去,吩咐李雪,一定要让老师同学们都尝尝。

爷爷对自己的梨子很自信,爷爷说,他尝遍了周边村子所有的梨子,都没有自己的梨子好吃。

李雪觉得这是爷爷的偏见,同一方水土,同一个品种,能有什么差别哩!

但爷爷有理由骄傲,这是他自己的作品。大学,李雪去了广州,那是父母打工的城市,一放暑假,李雪就直奔老家,陪伴爷爷奶奶。

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了,每个村里,只剩下几个老人和几个小孩了,梨熟时节,也没有孩子来洗澡了。

梨子越熟,爷爷的焦虑越明显,偶尔碰上一个路过的人,即使不认识,爷爷也会热情地邀请人家来吃梨。

这时候,爷爷已经上不了树了,爷爷连梨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中午,爷爷躺在梨树下乘凉,看着熟透了的梨子一个个掉下来,爷爷就哀叹道:可惜了,多好的梨子啊!

毕业后,李雪留在了广州工作。不管多忙,每到故乡梨子黄熟的时候,李雪都要请几天假,回去陪陪爷爷,陪陪那些梨树。

再后来,爷爷和奶奶都走了。

爷爷奶奶活着的时候,每到过年,父母都要带着李雪和弟弟回家陪伴他们,没有了爷爷和奶奶,过年,父母也不回去了。

不管别人回不回来,每年梨子黄熟的时候,李雪一定要回来的,去爷爷奶奶的坟头烧几刀纸钱,在自家房前屋后转几圈,站在每棵梨树下,仰望满树的果子,发一会儿呆。

李雪家的梨树们,年年春天开花,秋天结果,只是没有了吃梨的人。

啦啦啦一抢,伸手一拢,草们就乖乖地到箩头里去了。斜铲儿还可以对付那些羊毛毡一样的葛巴草,还可以抢麦茬儿。谁家要是有一把锋利的斜铲儿,那家的孩子就别提有多神气了。

一把斜铲儿,拿在一个小学生手里,常常就成了狗药蛋的克星。狗药蛋药名半夏,医药局每年都收购。放暑假到地里挖狗药蛋,卖了钱不但可以买盐灌煤油,最重要的是积攒学费。找到一棵叶肥茎壮、中间竖着勺一样花的,铲子尖儿照准根部往深里挖,三下两下,带一嘟噜土的宝贝疙瘩就被掘出来了。大的像麦黄杏,小的像玻璃球。一把斜铲儿在汗津津的手里挥个不停,一响能挖小半筐,装进棉布袋里,拿到坑边,蘸着水搓衣服一样搓掉它们褐色带肚脐的皮,晒干白亮亮的,狗药蛋就变成半夏了。

斜铲儿拿在菜农手里,嚓嚓切断了大地的毛细血管,掏出芹菜韭菜蒜苗子们的根根草。拿在瓜农手里,一掘一剔,种子和饼肥一起落地,抽出斜铲儿啪啪一拍,圆墩墩的一坨瓜就垮好了,天地间再美的打击乐,也比不上斜铲儿那一刻的敲叩之声……最有意思的,是在三伏天的艳阳下,挖狗药蛋的孩子们用斜铲儿在田野里挖出一地“耳朵眼儿”,太阳晒它们,南风刮它们,它们可曾听见大自然嘘嘘的口哨声吗,迷失在水泥林中的我再也无从知晓了。



云鹤家乡 徐杨绘

岁月印记

□张玉航

立秋过后,就是秋天了。记忆中,这时田地里的作物虽未彻底成熟,但也有一番独特滋味。

说是尝秋鲜,归根到底还是嘴馋在作祟。记得那时,地里种得最多的是玉米。站在田埂上向里看,映入眼帘的就是连绵不断的青纱帐。在修长的叶片间,夹着一个个鼓鼓囊囊的玉米穗,上面挂着紫红色的玉米须。随手剥开一个玉米,青色的外衣里包裹的则是排列整齐的淡黄色玉米粒,脆生生的,远不及深秋时那般金黄坦然,若是用指甲掐一下,里面那乳白色的玉米汁便凝在指甲上,看着就觉得很有营养。

这时的玉米远没有秋天时滋味厚重,但胜在鲜嫩。我常趁着母亲做饭的工夫就溜出去掰下两穗玉米藏在柴垛里,等到母亲做完饭后,我将剥得只剩下最薄的两层外衣的玉米塞入灶坑内未燃尽的木柴底下。等吃完饭,再将那烧好的玉米给扒出来。烧好的玉米外观不佳,看起来灰突突的,但吃起来外面

尝秋鲜

焦香、内里软糯。咬一口,烫得直龇牙,但却舍不得吐,满嘴都充盈着热乎乎的玉米清香味。吃到最后,总是连玉米芯子也要咬几口才舍得扔掉。

说起烧玉米,其实初秋烧得最多的是花生。立秋前后,正值暑假,记忆中总是我们几个小孩子聚在一起,趁着中午大人们午睡去烧花生吃。花生地离村庄较远,我们走时就带上了打火机。等到了田里,就“石头剪刀布”选出今天去哪家的地里薅花生。一般俩人去薅,其他人去挖坑和找柴。薅花生时为免得被发觉,常要往地中间走,在花生茂盛处薅。这边薅完花生,那边火就生起来了。我们一般先坐在地上吃会花生,这时花生生脆嫩,水分足、香味淡。等到木柴都变成了红红的炭火,就将花生摘下来扔进火坑中,然后用土盖上,用脚踩实。

等过个五六分钟,用水棍把土给掀开。土一被拨开,滚烫热浪夹杂着花生的烟香味便向我们扑来,我们不禁口水直流,手下速度也都纷纷加快。不一会儿,一窝外表焦糊、内里干香的烧花生就呈现在众人面前。大家

都头挤着头地将花生给挑出来,放在旁边晾凉,边晾边吃,最后吃得是双手和嘴圈黢黑。

等吃完花生,嘴里就有些渴了。于是我们在回村的路上转向一家无人居住的房屋,翻过低矮的院墙,用压水井汲出井水来喝,在“哗啦哗啦”的流水声中,清冽甘甜的井水撑圆了我们的肚子。往往在回家的路上,每走一步就能听到自己肚子“咕当咕当”的响声。大家还相互笑着,看谁的肚子响声最大。

除了玉米和花生,还有在地头种的红薯。红薯这时也成形了。记得那时,从学校到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片我家的地。有时候回家的路上渴了,就地上地拔个红薯,用手将外皮搓个差不多,就将红白色的红薯放在嘴里嚼。在回家的路上,红薯就算是我的水果了。

不过那时,无论是玉米、花生还是红薯,我们都不敢多吃,也不愿多吃,也就是尝个鲜罢了。大家心里都有数,也都有度,这些作物的收成与我们日后的生活和学习密切相关。相较于眼前一时的满足,日后长远的幸福和稳定更让我们心动。

时至今日,我仍觉得那是一种美好且富含哲理的体验。大家在心知肚明的前提下充分地享受自己拥有的快乐,既有趣也有益。那种经历也在日后时时刻刻发挥着作用,警醒我:毫无理智地挥霍一切,必将让人身陷泥沼。也提醒我要过一种有“数”的生活,一种有“度”的生活,一种节制的生活,那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

乡村记事

斜铲儿

□曲令敏

在乡间的大路沟和小溪谷里,在人和牛羊轻易不到的田间路埂上,夏末秋初的中午,你要是看见一个戴草帽或不戴草帽的汉子,黑黝黝的肩膀上搭一条灰不拉叽的毛巾,两手握着一个长把家什,一边抢,一边往后退,欢快的刺啦刺啦声中,眼前的青草成片成片被他抢下来,活像是给地球替光头,他手中那个家什就是铲子。铲子打造出来,就是为了抢草、掘地挖坑,它不如圆头铁锹,更比不上镢头和老虎耙子。

用浑浑实实的大铲子抢草,那是大人们,斜铲儿才是孩子们得心应手的工具。斜铲儿的刃儿是斜的,就像是好好的铲子劈掉一个角,变出一个尖尖的锐角。斜铲儿把二尺来长,轻便灵巧,在孩子们手里用处可大了,天旱,田里的草被锄头消灭得干干净净,路边和荒坡上的草也因为缺少雨水长得像小秃头上的炸毛,根本抓不住,这时就用着斜铲儿了,刺

乡村印象

□李永海

二道河畔千户农家,默默陪伴着整日流淌在大别山下的二道河水。

山高、路远、沟深,也挡不住前行的步伐。那天,步行四五里山路,本来虚胖的我,汗流如雨。走村串户,面对乡亲们眼神闪烁,仿佛千山遮住万水。

阳光、煦风、蓝天、白云……徜徉于二道河两岸,顿生“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之感。

这条河流,多年前曾一度丰富了我山中收税的时光。躺在河边的草地上,身边的草木散发香气,一瞬间让我脑中掠过熟悉的人和事,嘴角带笑,酣然入梦。

山中岁月长。那一年,我退役回乡参加税务工作,就在二道河这一片几个村征收过税。说来让我惊喜不已,时隔20多年,这里有

故乡的河流

不少村民依然还记得当年我穿着税服骑自行车穿梭在村中收税的样子。毫不谦虚地说,那个时候,没心没肺的我十分讨人喜欢。

点滴过往凝聚成二道河的风景,芬芳着不断成长的生命。

黄色的连翘花、白色的梨花……站在山脚下向山上放眼望去,绿色和生机扑面而来。远远的,一对村民夫妇朝我走来。男人忙着想向我热情地打招呼,然后邀请我去他家喝口水,女人在旁边笑得舒展眉眼。到了他家,我连水都顾不上喝,立刻到院内院外转了一圈。院内,自来水已开通了,院子地面也打上了水泥地,庭院桂花开得正艳,在院落的周边,还有几棵高大繁盛的槐树。看到他家的新变化,我心里也是暖暖的。

终于过上了好日子。二道河,有丰富的寂寞,亦有无比的辽阔,在流经大地的时候,灌溉、渗漏、消失、

生活散记

□张理坤

今年暑假,两个孩子都迎来了升学季,老大上初中、老二上小学。家有同龄学生的单位同事、身边朋友早早建起了微信群,互相通报信息、共享教育资源。因为地方政策划片招生,几所重点中学、小学成为关注的焦点,大家想方设法挤破头,奈何户籍、房产等信息大数据一目了然,终于尘埃落定,分配学校公之于众。而在此时,家长朋友圈一种莫大的焦虑席卷而至,不知不觉中每个人都未能幸免。

我在一所市直学校任职,算是业界人士,在熟人中间堪称灵通人士。于是电话、信息接踵而至,打听听新生年级聘用老师情况的大有人在,哪些班主任带班严格、成绩优秀乃重中之重,其次便是了解科任老师,语文、数学、英语询问频率最高。我一般都如实作答,因为找上门来的有老领导、旧同事、老同学、亲戚朋友,碍于情面不好敷衍塞责,而对身边熟

升学

悉的老师我也不吝溢美之词,把熟知的、美好的一面尽情展示给每一位关注者。这样的事情每年都有,进了好学校,要选好班级、好老师,尤其是好班主任,不得不说家长们的能量超乎想象,平行分班这一政策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找关系、打招呼等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悄悄浮出水面。人情世故,对于学校而言似乎亦难以独善其身。

以往对此我是嗤之以鼻,师傅领进门,学艺在自身。只要孩子勤奋努力,在哪个班级、哪些老师带都不太重要。然而,十多年从教生涯许多活生生的例子令人振奋也让我震惊:不负众望成器成才的教师子女数不胜数,但是一些表现差强人意,甚至沦为谈资笑柄。教育内卷愈演愈烈的当今,老师们纷纷主动出击,陪伴自己的孩子度过青春不约而同成了首选。也许是心理安慰,但是整天能关注到孩子的成长,对于家长意义非凡,即便不能助力腾飞,安安稳稳走过几年求学历程也是父母最朴素的心愿。我也深受感染,为了等孩子到来,

泛滥……漫长的岁月长河中,二道河的河道也曾乱石堆积、河水干涸……

迈入新时代,人来人往,渐渐有好消息传来,位于二道河上游的白果冲水库重建项目已经开工兴建。这不仅解决了独山堰灌区和梅山南干渠水源不足问题,把汛期洪水调蓄为资源水,还是固始向中等城市发展的重要补充水源,更将满足城区数十万群众饮用水的需求。这是真切切的民生工程啊!

点亮生活,点亮梦想。唱响乡村振兴的“田园牧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税务局驻村工作队在这里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

秋阳下的山乡,呈现一派五彩缤纷的美丽风景图。村口的一棵槐树枝上有几只鸟儿在翻腾跳跃,当我拿起手机刚要拍照,它们又叽叽喳喳飞向了另一片林子。

远处的山岚把山装饰得像沐浴的少女,羞涩而妩媚。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围绕二道河,将建成一处旅游风景区。

乡村灯火充满温馨,置身其中,恍若往日重现。梦在最深处,或者最低处……二道河,你是我血脉里奔腾不息的一条生命之流。当我恍然大悟时,这里的过往,让我的泪水在眼眶打转。

在毕业班勉力支撑了三年,不仅一直成绩优异,还完成了两次荡气回肠的逆袭,从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俨然教育教学的骨干精英。

这次毅然决然回到低年级,我下定了决心,要带领班级再创辉煌之旅。竞争班主任岗位的同事很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群雄逐鹿才能激发无穷无尽的动力和勇气。呼声最高的几位早已被诸多家长锁定,我也接到了不少电话,老领导的殷殷嘱托、老同学的深深期待、老朋友的拳拳之心,甚至原来学生都搭桥牵线介绍亲戚家孩子报名加入,我都一一回复,先表感谢后讲明缘由,服从学校年级安排,相信老师们都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不遗余力将孩子们培养成人成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父母的谁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呢?作为学生家长,我愈发理解他们的心思,更愿意承担教书育人人的神圣使命,为别人,也为自己全心全意、奋力拼搏!

孩子升学,崭新的起跑线跟前,家长们铆足了劲儿要赶超,老师们也摩拳擦掌严阵以待,无论结果如何,对于选择每个人都在尽心竭力,父母倾其所有,孩子奋发有为,在每一段人生旅途中都是宝贵的财富、绝美的风景。

想要告诉自己的家人,同时也告诉每一位焦虑中的父母,升学是孩子要直面的人生路口,无论未来如何,不遗余力鼓励他们、支持他们,美丽梦想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世界最美小鸟——蓝喉蜂虎 马立强摄